



THE
RESEARCH
ON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苏智良◎著

日军 「慰安妇」 研究

本书是中国学者

利用中、日两国档案文献

并进行广泛实地调查写成的

第一部「慰安妇」



团结出版社

ON
JAPANESE
MILITARY
COMFORT
WOMEN

苏智良◎著

日军「慰安妇」研究

本书是中国学者

利用中、日两国档案文献

并进行广泛实地调查写成的

第一部「慰安妇」问题研究专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日军“慰安妇”研究 / 苏智良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26-3621-7

I. ①日… II. ①苏… III. ①军国主义—性犯罪—研究—日本 IV. ①K3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1049 号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 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X240mm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40 千字

印 数: 5000

版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126-3621-7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目 录

CONTENTS

1	自 序
6	楔子 “慰安妇”问题震惊世界
7	一、金学顺的血泪控诉
10	二、伊东秀子作证日本国会
11	三、亚洲的愤怒
15	四、何谓“慰安妇”
17	五、文明世界的耻辱
21	第 1 章 “慰安妇”制度探源
22	一、海外驻军面临的新问题
25	二、上海的日本驻军与日本公娼
32	三、冈村宁次与“慰安妇”团
34	四、“大一沙龙”
37	五、朝鲜人在上海的风俗营业
40	六、关东军中的慰安所
44	第 2 章 “慰安妇”制度的正式确立
45	一、日军军纪大崩坏

46	二、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的实施
52	三、松井石根的命令
58	四、杨家宅慰安所
70	五、日本军民联手炮制慰安所
71	六、江湾的日军慰安所
80	第3章 “慰安妇”制度的展开（一） ——中国南方的日军慰安所
81	一、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一）
86	二、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二）
91	三、上海的日军慰安所（三）
105	四、以南京为中心的江苏“皇军俱乐部”
123	五、浙闽赣的“特种妇女”
128	六、湘鄂皖的慰安所
137	七、两广的慰安所
141	八、遍及海南的日军慰安所
148	九、香港和西南的慰安所
152	第4章 “慰安妇”制度的展开（二） ——中国北方的日军慰安所
152	一、平津地区的“军人俱乐部”
158	二、冀鲁豫的日军慰安所
168	三、山西、内蒙的慰安所
172	四、白山黑水间的慰安所

177 第5章 “慰安妇”制度的扩大

——东南亚和日本的慰安所

178 一、东南亚各地的慰安所（一）

185 二、东南亚各地的慰安所（二）

193 三、日本本土的慰安所

197 第6章 “慰安妇”制度的运作

198 一、“慰安妇”制度的指挥管理系统

204 二、“慰安妇”的征召

206 三、“慰安妇”的输送

207 四、慰安所的名称与类型

211 五、慰安所的内部管理

217 六、“慰安妇”与日军的性病

221 七、“皇军”与“慰安妇”

226 第7章 “慰安妇”制度产生的背景及其本质

227 一、“慰安妇”制度与日本近代社会

232 二、“军中乐园”实行之原因

239 三、“慰安妇”制度的实质

251 第8章 各国“慰安妇”：地狱里的囚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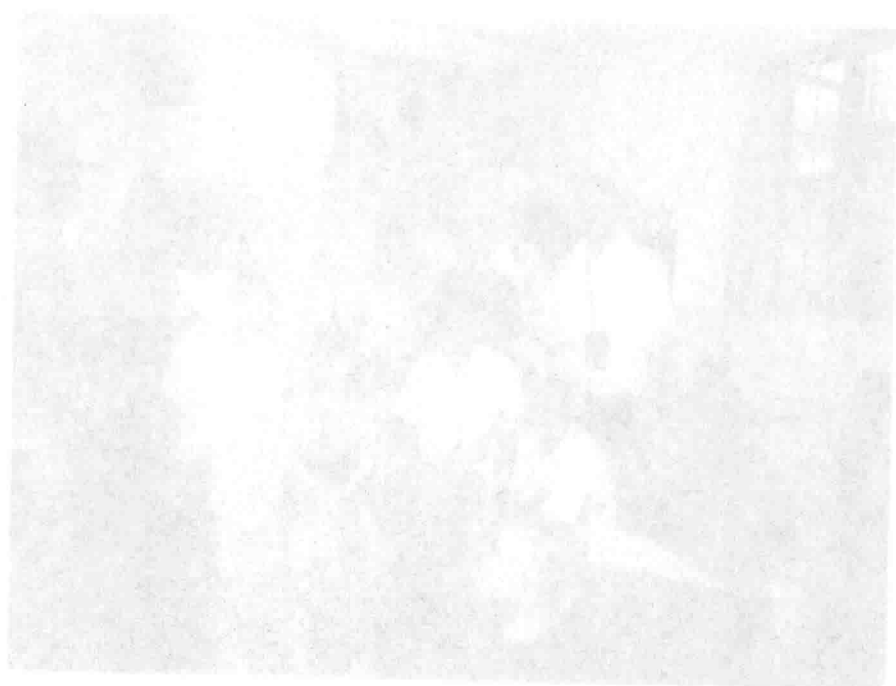
252 一、“慰安妇”的国籍和数量

256 二、“中国P”

263 三、台湾地区“慰安妇”

266	四、朝鲜的“女子挺身队”
274	五、日本“慰安妇”
282	六、白人“慰安妇”
286	第9章 “慰安妇”的生活实态
287	一、性奴隶：“慰安妇”
291	二、战时“慰安妇”的苦难
296	三、“慰安妇”的生活实例
315	四、日军战败时的“慰安妇”
323	五、战争的结束和“慰安妇”
329	第10章 战争还没有结束 ——“慰安妇”问题70年回顾
330	一、知识界的良心——“慰安妇”研究的发轫
333	二、“慰安妇”研究的深入
336	三、中国学者的努力
349	四、中国政府的立场
345	五、亚洲妇女基金会的活动
345	六、联合国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
357	七、历史是一面镜子
350	本书征引书目
358	后记
361	再版后记

自序



1992年3月，一个樱花烂漫的周末，笔者坐在东京六本木的一家咖啡馆里。六本木的沿街毗邻着风格迥异、流光溢彩的各种咖啡馆，这些高档咖啡馆以领导东京的文化消费潮流而闻名。这是一家意大利风格的SHOP，四周那精美绝伦的罗马古典时代的浮雕，使人仿佛置身于罗马神话时代。同坐的是刚刚在六本木五丁目国际文化会馆出席了学术会议的各国学者。我们一边品尝着苦涩的咖啡，一边议论着当时的热门话题——“慰安妇”。

自日本国会女议员伊东秀子于1992年2月在日本国会提出战时日本“慰安妇”问题之后，“慰安妇”这个充满凄苦与暴虐的名词，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一位日本教授在得知我是来自上海的学者后，问道：“据说战时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是吗？”我有些惊愕。



杨家宅慰安所的历史见证人——史留留老人、笔者与日本铭心会代表团的合影（铭心会提供，1997年）。

“据说日军的慰安制度是在上海发源的？”

“是吗？”我更惊愕了。

“应该把这个当代历史的难题搞清楚啊！”那个日本学者自言自语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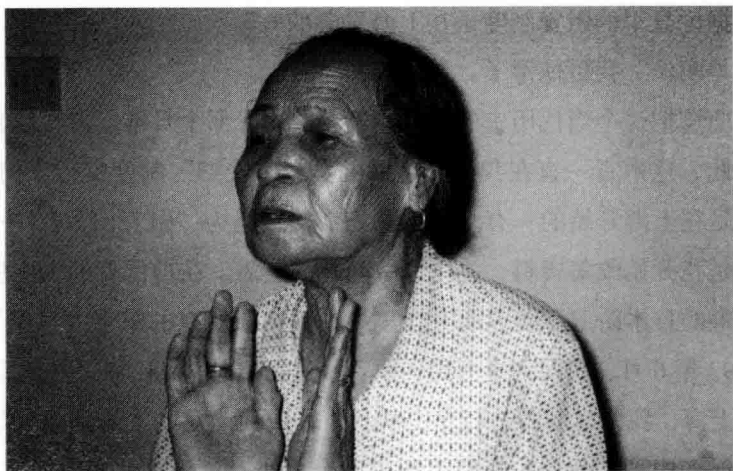
从此，这声音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慰安妇”制度实行于何时，它是否真是在上海开始的？有多少中国妇女被强逼为“慰安妇”？……

于是我开始收集资料，关注这一问题的进展。在神保町的书店里寻觅，在惠比寿的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里寻觅，在我所在的东京大学里寻觅。

1993年6月，我回到上海后，便着手进行实地调查，前后持续了四年。盛夏的上海，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我工作的西南角的上海师范大学出发，在被晒得变成稠状的柏油马路上行进两个多小时，到东北角的军工路、杨树浦和江湾等地，……终于，我找到了曾在慰安所工作达14年之久的老人，找到了慰安所的目击者、受难者，……于是，日军慰安所的历史秘密在我的眼前逐渐揭开了。

在调查与研究中，可谓甘苦备尝，感慨良多。本书的完成得益于我众多的调查对象，如陆明昌老人，他曾在“大一沙龙”这个日本慰安所内服务14年，他也许是世界上在慰安所里工作时间最久的人。当1997年笔者再访陆明昌老人时，他不幸得了瘫痪。又如沈福根老人，这位86岁的长者曾带我走遍了日军战时第一个慰安所所在地的东沈家宅。1995年笔者再访东沈家宅时，老人已经瘫痪，令我深深感到遗憾的是，1997年，当笔者完成本课题的研究时，他已经长眠在这块土地上了。比沈福根老人小一岁的史留留先生，也给我提供了不少史料，1995年，我陪同日本铭心会访华团的朋友参观东沈家宅时，老人曾给日本朋友讲述这个日军经营的战时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的种种往事。史留留老人现在也在与疾病作斗争，我衷心地祝愿陆明昌和史留留老人能早日康复。同样，勇敢地以老病之身东渡日本，作为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第一个出庭作证的山西太原的万爱花老人，也曾接受过我的电话采访。但是，我的调查有时也被拒绝与否认，留下无限的遗憾。

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



中国第一个作为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出来作证的万爱花老人，受害时年仅13岁，这是她在讲述受害的遭遇。（苏智良1997年摄）

了。多年来，每当笔者研究日军实施随军“慰安妇”的罪恶的历史时，没有一件新的发现和取证能使笔者感到兴奋与激动，每前进一步，离完成研究越近，心中便增加一分郁闷、一分痛楚、一分苦涩。

众所周知，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和蹂躏得最严重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所设置的慰安所，绝大多数在中国大陆。在战争期间，我国有难以数计的年轻妇女被日军强拉作为“慰安妇”而糟蹋侮辱，从此断送了她们一生的幸福。但是，直至目前，在国际上流行的一些研究著作及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中，甚至即使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关于日军“慰安妇”的调查报告，论说最多的往往是朝鲜半岛、台湾以及菲律宾的“慰安妇”情况，而对中国大陆妇女的被害情况，却往往不置一词。

面对这人类历史上千古未有的浩劫，面对这文明史上极大的耻辱，面对这中国“慰安妇”数十万女同胞的笔笔血债，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将日军之暴行予以彻底的揭露，有责任为已死的和曾经受辱的女同胞们申冤昭雪，有责任与世界各国具有正义感的人们共同努力，对战争、对军国主义这个恶魔给人类带来的历史孽债进行全面而有力的清算。我们常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是必须首先搞清楚“前事”究竟是怎样的，这也是史学工作者的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只有正视历史事实，把侵华日军的“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制度的野蛮残暴的污秽丑史告诉全世界各国的人民，才可能汲取这沉痛的教训，制止有可能重新发动的战争，制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日本对亚洲发动的侵略战争已过去近 80 年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也已有 70 年了，亚洲各国民众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早有定论。可是，日本政界却仍然未能和亚洲各国取得共识。以“慰安妇”问题为例，日本右翼分子极力掩盖这一罪恶事实，继而对其横加污蔑，致使数十万名“慰安妇”沉冤至今。因此，在今后的一个较为长期的时间里，“慰安妇”问题已成为日本是否有足够的诚意和努力来认识战争的侵略性质和面向未来的试金石。日本究竟如何检讨与总结这一段历史，仍将是亚洲民众关心之焦点。令人愤慨的是，日本政界的一些人至今仍对罪恶的“慰安妇”制度予以否认，经常大放厥词，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如 1997 年 2 月 5 日，日本自民党宣传部部长、前文部大臣岛村宜伸在谈道随军“慰安妇”问题时竟说：“似乎有许多人认为是军队出发时说一声‘跟我们来吧’，就把一些妇女领去做‘慰安妇’的。”然后他又进一步发挥道：“那种事一般是人贩子干的，他们不管中国人还是韩国人，凡是女人就网罗去。也有人是自己选择那条道路的。”^①在他看来，“慰安妇”中的相当部分人是自愿的。而日本右翼组织偏向教科书纠正会在给日本新闻社的公开质问信中更是信口雌黄地胡说：“支那事变以后，军方招募过‘慰安妇’确是事实，但招募对象是艺、娼妓。方法始终是招募，绝不是命令，也不是强拉。招募也不是军方直接办的，而是通过艺娼妓业者的中介来进行的。”^②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那就请读一读本书吧！

① 《参考消息》，1997 年 2 月 7 日。

② 《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动态》，1997 年第 1 期。

楔子 “慰安妇”问题震惊世界

“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集体奴役的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

“慰安妇”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的历史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

——作者

七十多年前，德、意、日法西斯政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平民百姓倒在它们的屠刀之下，无数人类文明古迹遭到破坏，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人类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在这一场空前的浩劫中，有两种罪行最令人发指，这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屠杀犹太人和日本法西斯实施的“慰安妇”制度。前者在各国舆论和史学家的揭露下，已妇孺皆知；而后者却因为日本政府讳莫如深、蓄意歪曲而至今被可耻地掩盖着，从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深切的关注。

一、金学顺的血泪控诉

1992年，笔者正担任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同时兼任坐落在霞关的东亚学院的中国语教师。霞关是闻名遐迩的日本政治中心。是年2月，就在霞关日本最高法院门前，走来了一列韩国示威者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几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为首的就是最早发出“慰安妇”抗议吼声的韩国老人金学顺。

起因据说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件事情。1990年初春，洛杉矶的KDED电视台播出一档“战争时的世界”的节目，期间，一位在美国发了财的日本人竟然忘乎所以地宣称，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有韩国“慰安妇”照顾着日本的士兵。此言一出，大大地伤害了韩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尤其是那些幸存的“慰安妇”们，她们隐忍多年的伤口于是迸裂，愤怒的情绪如火山般爆发。5月18日，韩国妇女团体联合发表声明：必须彻底揭露战时日本法西斯强征“慰安妇”的滔天罪行。6月6日，面对韩国各界的同声谴责，日本政府发言人却宣称，“从军慰安妇”是“为民间业主带去各地的”，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足以证明此事与政府和军队有关。这一敷衍态度激起了韩国女性更大的抗议。11月6日，以韩国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为首的“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会”正式成立，她们表示要发动民众与之长期斗争。1991年8月14日，67岁的金学顺第一个勇敢地站出



曾被强征为原日军“慰安妇”的韩国金学顺老人。（引自伊藤孝司：《白飘带噙在嘴》）。

来作证：“我就是一名被日军强制卖春的‘慰安妇’。”她流淌着鲜血的亲身控诉，给日本政府以当头一棒。接着金学顺老人又与那些同受苦难的老姐妹们奔赴东京，状告日本政府，要求其承认战争罪行，并予以每人2000万日元的赔偿，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东京法院就日本强征“慰安妇”罪行作证的受害妇女。

1923年，金学顺出生在中国吉林省，1939年那年她16岁，一天，当她和养父正在北京的一家餐厅吃饭时，被日军强行抓走，用卡车载往哈尔滨北部的日军基地铁壁镇，开始沦为“慰安妇”，直到1946年她才回到祖国。在那苦难的岁月里，金学顺每天与其他4位朝鲜妇女一起，被强制“慰安”基地内的日本军人，少则一天接待10多个日本兵，多时达三十多人。她愤怒地控诉：“我们只不过被当作‘性动物’！日本士兵在我们身上发泄兽欲，直到我们累得失去意识方休。”金学顺曾对着日本记者愤怒地说：“对日本诸君只有一个请求，并不再有第二个。我是一个女人，可时至今日却没有一天是像个女人一样生活的。我不知道怎样形容50年来埋在我心中的仇恨。仅仅因为日本人的原因，我才如此地度过了一生，我不知该如何来解除这仇恨。我想对日本政府说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战争已经结束了！”由于她的不畏强暴、勇敢斗争的精神，金学顺该年被推选为韩国的“年度女性”。金学顺的控诉，拉开了朝鲜民族情感的闸门，此后“慰安妇”问题成为韩国全国最为瞩目的议题。1991年12月6日，金学顺等3名原朝鲜籍“慰安妇”与原韩国的“日军军人”、军属和遗族等共32人组成控诉团，到日本向东京地方法庭控告日本政府，要求予以每人2000万日元的赔偿，于是演出了本章开始的一幕。1992年4月13日，原告团追加6

名原“慰安妇”作原告。起诉书明确提出：

第一，日本国家和军队极大地侵害了原告的人格、人性、民族荣誉和民族自尊心，把妇女作为物件使用，是典型的反人道罪，应当赔偿被害者的损失；

第二，日军把女性作为性欲发泄的工具，使受害者遭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极大痛苦，为使受害者从那种奴隶状态恢复到正常人状态，日本负有依据《波茨坦公告》及和平条约给予应有的赔偿义务；

第三，日本国家和军队积极而有计划地参与了对原告的强制运行、强迫行使和强制管理，而且在战况恶化时对“慰安妇”大肆监禁和杀戮，这是放弃其应负的对“慰安妇”确保安全的义务，基于信义原则应当给予赔偿；

第四，日本对日本军人、军事附属人员及其亲属给予了赔偿，却不把受到非人待遇的原告们作为赔偿对象，这是违反公理即正义和公平原理的，从公理的义务出发，也应当给予赔偿。

在韩国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压力下，当时的总统卢泰愚下令对战时韩国女子被迫充当“慰安妇”一事展开全面调查，并表示坚决支持民间人士向日本政府追讨赔偿。韩国的一些民众团体还致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要求其协助韩国“慰安妇”向日本索赔。汉城的36个团体联合起来，在每周三的中午，轮流穿上印有“慰安妇”图案的服装，在日本使馆前抗议。

其实，第一位被传媒所知的韩国“慰安妇”不是金学顺，而是裴凤歧。1972年，美军正准备将冲绳岛归还给日本时，在一个前日军军事基地的甘蔗园里发现了她。由于裴没有日本国籍，因此，美军对她的来历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她的原籍在朝鲜咸镜南道的兴南，她是1944年11月被日军拐骗到冲绳的渡嘉敷岛上的韩籍“慰安妇”之一。据其本人所述，在冲绳战役最激烈的时刻，她被迫穿上像浴衣似的粉红色、绿色的和服，为日军官兵进行“慰安”，最多的一天曾被迫接客100人。此外，还要替日本军人干各种各样的杂役，如做饭、洗衣服、当护理、运弹药等。日军惨败后，她流落街头，过着流浪卖淫、饥寒交迫的生活。裴的身世公开后，日本女作家川田文子曾花了整整5年的时间，到冲绳与自闭成性的裴凤歧交上朋友，

并于1987年将她的悲凉一生写成一本书即《赤瓦之家》（东京筑摩书房，1994年）^①。身心长期遭受摧残的裴凤歧于1991年11月在冲绳首府那霸死去，直到3天后，其尸体才被发现。后来日方与韩国交涉，找到她的一位韩国远亲，开出租车的金哲洙。当金前往日本领取骨灰时，日本方面竟向金索取120万韩币（约合人民币16000元）的骨灰保管费。金哲洙不禁悲愤交加：“生前你们如此糟蹋裴凤歧，死后还敢来要钱！”韩国报纸为此以大标题为裴凤歧喊冤：天上飘的灵魂！太惨了，我的灵魂！

裴的故事在韩国妇女界激起了阵阵涟漪，韩国梨花大学教授尹贞玉于1980年曾到冲绳访问过裴凤歧，裴的辛酸遭遇坚定了她后来进行“慰安妇”调查的决心。

二、伊东秀子作证日本国会

“慰安妇”问题首先由韩国妇女提出，她们根据韩国国内大量曾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老人的控诉证言，要求追究日军这一卑鄙无耻的罪行，追究日本国家的责任，要求日本政府向这些年老无靠的妇女谢罪，并给以个人必要的赔偿。

对于韩国受害妇女的要求，日本政府一直采取否认和不予理睬的态度，1990年6月，日本社会党议员冈本昭次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上批评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要求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而日本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局长在答辩时却说：“那些‘慰安妇’是由民间的卖淫业者带来与军队一同行动的。政府已经作了调查，很难得出什么结果。”

1991年4月，日本国内的民间调查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资料中，发现了一部被认为可能是当年朝鲜“慰安妇”的花名册。此事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此，日本劳动省的官员在国会答辩时再度狡辩说：

①【日】川田文子：《從軍慰安婦をめぐるウソと真実》，大月书店1997年版。